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太原王隱客字少微撰

若夫辯㴬起一龍聖開三飛義晝而
踰統於軒文而越契端衆爾彖題尊
壬守之中班從漂裾光佐璠連之右
洪猷僅於禮樂孝業止於仁義亦有
復月龍霞之儁乘黿控鯉之英望慈
垣姿鍊丹菌於秋洞休粮蚿影吸青
露於神丘終鶴運節之朗徒侈浮歎
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關宗探妙
輪而曾擊傲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
究生生於至賾不滅之滅窮滅滅於
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蓋
之蔭崇置强細邁三呪於湯年昔漢
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群方而獨擇
濟億劫而凝勳襲其儀者便屈嬰皇
之教入其道者乃標黥首之尊爲覺
胃之良質作塵勞之依止洎乎是得
神照自夢飛光東徙徠屠之像西漸
河質之化高人譽像數妙說於鎡識
茂德肩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
崇本締代以之欽尚故得奉肅念紆

異轍而同熾闡漢彦誠下緬吏而致
禮唯有牛圖曉運慧景暖而還明龍
緒衰辰德永凝而復煥
我大唐登飛日乘撲燎霞崐延嘉流
禎貽華獻吉財成紫宙歲蒸改粒之
勲大兆倉黎齒謳遷棠之業
皇帝秉雷震極鑄電離宮馳九駈以
曾馳騖八寰而描彌希風蜒蚰居鶴
苑於神識御化連河搆鋒臺於勝壤
敷攝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
控國必俟於忠裴家寔資於孝友命
僧侶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舞悰
許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拾輿須於
英寮雖冒品議相攻各言其志而家襟
歷選遂率於常持懍顧復之恩仍致
昇堂之拜悰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
雅迴韻遒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
寶刃以衡天意樹綸披襟珍翅而拂
漢既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
摘其姱御素侶把其徽望固以偶述
桑林梓聲飛錫者矣將恐迷生曲學
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為會真之實
叫鳳閣而莫遂叩鸞掖而无從爰興

[illegible]內不[illegible]卷第一　[illegible]第二張　右

[illegible]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尋自晉以
迄于聖代凡其議拜事並纂而錄之
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為之賛論括以
通途綺旨合鎔雕文振錦信所以激
昂幽致制盪冥津者也隱各業膏才
蹄名無學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戶
以揖神徒以早尚花綿深崇葉牒欣
茲盛事綴而序之秋鑽輕光匪助奔
義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
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志幸無
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弘福寺沙門彦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
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
貿隆挫相傾遂漸陵殘頻令拜伏而
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為詭道俱泯
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
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車騎將軍庾冰為成帝出令
沙門致敬詔二首
沙門不應拜俗表一 [illegible]

肆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
人應致敬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
致敬事書一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
應致敬事書一首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
敬事書一首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
沙門不致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桓玄答一首

難答書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冲時太后臨
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曷中
書令庾亮參輔朝政後導等薨庾冰
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王者充等議
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
同門下承冰旨為駮充等因為此奏
焉初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
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
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
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

沙門不拜俗等卷第一 第四張 若

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肅祖明
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
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
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
義為長庚冰為成帝出令沙門致敬

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
来矣達觀傍通誠當无怪況阿跪拜
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
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遠勝辟
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
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
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
之設其无情乎且今果將有佛耶將
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无佛耶義
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
外之事豈方內所體而當矯形骸違
常務易禮典弃名教是吾所甚疑也
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
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
當遠慕芒昧依俙未分弃禮於一朝
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又
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

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
執憲宏撲國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
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材智又常人
也而當因所說之難辯假服飾以陵
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万乘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
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尚其
不然吾將何述焉
一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
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果散
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
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
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
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輙
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
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
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
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
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朝雖法有隆衰
而弊无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夫誼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
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
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
門不拜從奏　[illegible]

禅

善之俗慶於聖世者實生常必致於
權陽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萊蔽豈
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
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循王法而
幽冥之路可無排滯是以復陳愚誠
允垂省恭謹哉
重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識
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乃大人神之
常度粗復有分例可大都百王制法
雖質文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懷
誕雜化者也豈褻聖之不遠而未聖
而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以人
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
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
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
卑尊不陳王教則乱斯褻聖所以憲
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
倫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
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
亦未能了有之與无矣縱其了猶謂
不可以參治而況都无而常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識雖瞻蔽不
通遠自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字

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迄
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无或變亂也
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
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悋何
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
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
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
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臣等屢屢以
爲不令致拜於法无虧因其所利而
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
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
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
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
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
書六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
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
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

弘明集卷第十二 第八張 右

而理攝未盡何尚於偏信遂論名體
夫佛之為化雖誕以茫茫推乎視聽
之外然以敬為本此處不異蓋所期
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
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
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
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
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
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
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
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
旣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此八
日令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謂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
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
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
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
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堯孔殊趣
禮教不乖人以髮膚為重而彼髡削
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
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

世之所貴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未
絶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
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
代置其絶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
涯撿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令便使其
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
奉法出於敎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
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
王令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
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
不足覽謹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
事書一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
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
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
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罡男
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
尊并見與八座書具承高旨容音之
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
沙門不拜俗事卷之第十張 台

充無量福度二音亦根不悉以為三
論滿於論見無曉然應心處直如雅
論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
難以言辯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
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
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
於教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
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
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
尋大法宣流為日誠久年踰四百歷
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
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
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己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
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
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
已雖欲奉酬言將无寄猶以為功高
者不賞恩深者不謝雖復一拜一起
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
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上不致嫌於所
奉耳願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謹惶
恐死罪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初難　来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
不以形屈為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
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
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
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
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
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
非情理之極哉　来示云外國之君
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
輕重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
佛教之興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
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
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
懼鬼神福報之事豈是宗玄妙之道
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俗豈得被其
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
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
臣之敬愈敬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来示云歷年
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
無害於隆平者乎　難曰歷代不革
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无奉佛
沙門不[illegible]

[illegible]

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
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今主
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
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
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
誕之所益也今篤以極教將无彌濃
其助哉
来示云功高者不賞恵深者忘謝雖
復一拜一起豈足荅濟通之恩
難曰夫理至无酬誠如来旨然情在
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
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恵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耶
為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
大倫若深耶豈得彼肅其恭而此蕩
其敬哉
王謐荅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荅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
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　荅曰夫沙
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
无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
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
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資通有係

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
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
斯著矣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
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答曰夫君道
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
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
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物象之所
舉運通理妙豈儀迹之能酬是以夫
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
亦其指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
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
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
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
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
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
无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
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關万劫之塗
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
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
之心見又變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
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静而
[illegible]

來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　難曰君
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
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荅曰重尋高
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
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
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
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
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
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
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
為之撿耳　荅曰前所以云歷有年
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
非謂已然之事无可改之理也此蓋
言勢之所至非𢡟然所據也胡人不
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
於此耶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
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祗敬將无
彌濃其助哉　荅曰敬尋來論是不
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
如來誨誠如來誨竟謂沙門之道可
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
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
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遣人
沙門不應拜俗事卷第二　第十五張

而言道可前叅云不以人爲輕重微
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爲重必略其謝則釋
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
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豈得
彼肅其業而此遊其敬哉答曰以爲
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
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
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
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
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
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
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
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
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乎者同
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
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
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未諭文津途
既殊則義无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
咸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
已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途之異而

夫隋屈耶宗致為是何耶若以學業
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旨
然之性可尚自然有在所由而果則
自然之本居可知矣猶通之悟更是
發纂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
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
而不關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
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
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
此為實理行之又易聖人何緣舍所
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
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
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
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
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
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
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
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
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
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
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
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
其報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
沙門不敬答書　第十張　若

復就來言而借以為難如來告以教
為行首是敢敬之重也功行者當計
其為功之勞可何得直以称仰釋迦
而太莫尚於此耶惠无所謝達者所
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无日
旨之歎君豈謝惠者耶

王謐重答桓玄

二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
理微緬至難措言又一代大事應時
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
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鑄不敢
默已輙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无以
啟發客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
通才蠲其不逮以太宗致為是何耶
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
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
由而禀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
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導學業者日
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
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
是其絶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
粗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必
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

何緣合所以之害道而為難行之末
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豈以為佛
之為教與周聖求殊既去其殊理則
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
也於後過塞之途可得而詳矣前答
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言其若必
可同者故引以說此耳至於發言抗
論律經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
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
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
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惡
應於識須禍福交於日前且為仁由
已弘之則是而猶有弃正而即邪背
道而從欲者矣况佛教喻一生於彈
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
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
以化暨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
正言似反此之謂矣　公云行功者當
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珎仰釋迦
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為佛
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
唯一事也至於在心无勸於事能勞珎
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高麗國大藏都監　奉勅雕造

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教其理
難向非謂禮拜之事便為完家也但
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
離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
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
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識高
論不容間然是以前卷云君人之道
竊同高言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
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
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
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
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
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
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
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
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
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辯如其
未允請俟高當

桓玄三難王謐 第六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
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
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辯對輕
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

[illegible]

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今與右僕射書
便令施行敎事尊主之道使天下共
不敎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
善耶事雖已行无豫所論宜究也想
諸人或更有精析可可以示仲文
三難　此獲来示并諸人所論並未
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
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
頓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
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
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
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
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
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
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末焉既
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无
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
在三之重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
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敎以弘之法以
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
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
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
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

沙門不拜俗事卷第一　第十一張　右

遺其事得之謬上面
王謐三荅桓玄
三荅　重勸盡論云佛之為教以神
為貴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師之為理
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申此
生通其為道者也而為師无該通之
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折
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
官進所以脫言部見至於往反者為
顧問既革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辯一
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
實恢邈曠若發曚於是乎在承已令
庚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
下官瞻仰所悟義在其御一無稟上
之誨不敢當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
敬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
又是所未喻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
不允近八座書今示君君可述所以
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一二令詳
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
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諮
[illegible]

之所振理殊未擇所疑也今郭江州
取君答可占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别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
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
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
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
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
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
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
霑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
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
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
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
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
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
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
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為教
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
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
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
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
沙門不敬論[illegible]

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
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
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
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
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
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乖天屬
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
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
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
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
坐受其德虛霑其惠與夫尸祿之賢
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須者以有其服
而無其人故濫清簡練容而不雜此
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
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
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
餘津矣若濫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
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
人固不廢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
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
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
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
皆不與[illegible] [illegible]右

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俗恭
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乖
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
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来
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
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来之法服
耶推此而言雖无其道必宜存其禮
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
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
容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厠諸
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像亦竊所
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邁於
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
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己苟
吝所執盖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
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
行此佛教長淪如来大法於茲泯滅
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
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坦其所
懐執筆悲遙不覺涕泗横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illegible]

知必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
宗不由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去
內爭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
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
無重則无緣有敬孝之情事非資通
不應復有敬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
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絕之夫累者在
於心術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
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
所未之喻又今佛教兩弘亦有處俗
之教或得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
讃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
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
也如此則為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
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
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
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
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未示未能
共求其理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
也想不惑西常之滯而謬情理之
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二 幾上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illegible]